

經部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

宋 林栗 撰

坎 艮 坤 震

震下
坎上 屯

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

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屯之成卦變坤之初五二爻而成也變者何也乾交於坤故其象不得不變也天地不交萬物不生乾坤既成列矣必自其始交而言之始交而成震震在下而始然重卦之象非三畫之震所能備也古取諸重震則非始交之義也故自其交以至於通而言之始通而成坎坎在中為通始乎震通乎坎物之所生也故謂之屯屯者盈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者也萬盈數也數之積也自一至十天地之數而屯之畫具矣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之始形質未定其數已盈乎

天地之間矣是何也震坎之中有坤艮之象焉坤也
者萬物之所致養也艮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
也則其盈滿天地不亦宜乎夫子所作十翼先儒既
取其釋彖大小象文言分係於經學者便於尋繹自
漢以來未之有改而獨係辭說卦序卦雜卦至今為
完篇夫說卦止於八物而係辭領略綱紀固不可得
而分係之矣若夫序雜二篇條陳其用无所遺漏宜
與象彖同其離合然而不之取者序卦皆相因雜卦

皆相交相因之義近於淺易相交之辭幾於隱者是以學者難言之而又疑其未必然也未必然者妄也楊雄有言曰聖人之言天也豈妄乎夫序卦者卦之所以相推而立也雜卦者卦之所以相錯而成也相推故相因相錯故相交是六十四卦之所從出也今將尋其流探其源而不知派之所從別可乎雖然理則萬殊其歸一揆既曰相因又曰相交何也曰相因如一二相交如奇偶一之與二乃其所以為奇偶故

不同於雅頌典謨訓誥之書於其本篇各冠以夫子之序獨遺易而不取者惑也愚故倣彖象之例取序卦篇自屯而下釋於逐卦之首而雜卦之義辨於爻象之前至於本篇自如其舊學者得以考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稱天地之德曰乾坤稱乾坤之德曰元亨利貞无以

加於此矣屯之成卦震下坎上而稱其徳亦曰元亨利貞何也曰屯也者乾坤變而其氣通也是乃其所以為乾坤者也其稱之盛不亦宜乎或曰震坎成卦而取諸乾坤以為義夫六十四象孰非乾坤者而元亨利貞獨稱於屯臨隨无妄革何也曰之數卦者各有其義未暇悉數也若夫屯者震坎之所成也震坎成而坤艮著然後屯象立也震為元坎為亨為利艮為貞始終之義備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乾之象見

於三子坤之象備於三爻生成之義无不備矣是故兼乎四德而稱之也夫子釋之言大而不言元明其所自來也言亨而不言利明其兼之也可謂晦而章矣然而勿用有攸往何也曰震一陽在下為始又為動坎一陽在中為通又為險為陷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夫險難在前見利而動未有无悔者也故戒之曰勿用有攸往然而利建侯何也曰坤者乾之配也代乾之主也震坎艮者乾之子也成乾之用

也是故先王建邦設都立之司牧以長治之君人者不勞而天下治矣焉用攸往哉夫乾之彖曰元亨利貞而不曰有攸往者君道也坤之彖曰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者臣道也屯之彖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者合而言之也天下歸往謂之王受君之民而為之牧謂之侯伯若皆不往則險難无自而濟矣故曰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夫天之所為者茫昧而不可知其可見者雷雨

滿盈而已是以勿用有攸往而利建侯也或曰子以四象為義而夫子之釋彖曰但言雷雨而不及坤艮何哉曰夫子不云乎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夫震坎者所以為屯也既已為屯矣雖不言震坎可也是故文王周公但言屯而未甞言震坎也坤也者震坎之所致養艮者震坎之所終始也既已為震坎矣雖不言坤艮可也是故夫子言震坎而未甞言坤艮也斯不亦舉一隅之意乎學者茍以為不然則震坎之所以為

屯屯之所以為元亨利貞吾不知其何從而得此象

又係之以如此之辭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坎震也雲雷者所以為雨也方其未雨也滿盈乎天地之間是以謂之屯也君子觀此屯之象以經綸天下之事業猶雲與雷動而膏澤隨之也經綸之為言組織之未成云爾然經之綸之所以為組織也其亦雲雷而未雨之義乎或曰雲雨皆坎也不謂之

雨而謂之雲何也曰雨在雷上雷至雨未至是以謂之雲也然而其彖又曰雲雷之動滿盈何也曰雲為雨而未成者也謂之雷雨之動不亦可乎既雨則解矣而何滿盈之有哉

雜卦曰屯見而不失其居

自坤而屯初與五變而三不變也變於初而配在四變於五而配在二何不屯之有哉三上不變莫適為配是其所以為屯也三變則為既濟矣夫陰陽相求

物之情也三陽位也在屯之世剛柔始交民无定主以六居之能无爭乎是以為屯六三求於上六而弗之應介於二四而莫之與二將應五四將應初三為之難是以謂之屯也夫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使三不不為之難彼為二陽者亦莫能相抑也是故初以四為配而承於二五以二為配而比於四據兩立之勢挾猜疑之情其為屯難不亦宜乎然初與四二與五皆不失其正而二五又中也其在爻初四有婚媾之

利二五有小大之屯何也曰天地交而為泰不交則為否乾下於四坤升於四是以為見也九五在上六二在下是以為屯也此所謂見而不失其居者乎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震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初應乎六四而承乎六二二爻皆坤而四又坎也故曰磐桓說者謂磐桓為回旋失之矣夫磐如磐桓如桓磐大石也桓大

木也石磐於地故謂之磐易曰鴻漸于磐木亘於地故謂之桓詩曰松栢桓桓是也磐桓與介于石之義同謂居貞也或曰震為動為躁而取磐桓以為義然則艮之象於何取之曰艮者震之所自來也震者艮之所從出也艮終而震始艮少而震長是故震為大塗而艮為小石震為蒼筤而艮為堅節震為重門而艮為門闕皆相因之義也豫之六二介于石者艮也其不終日者出乎震也今也震居坤下三陰乘之猶未

離乎艮也謂之磐桓不亦宜乎夫静不極者其動不
威守不固者其發不勇根不深者其末不茂基不大
者其上不廣故曰利居貞利建侯以九居初正也君子
居得其正民之所歸是以能建侯也居天下之廣居
行天下之大道是之謂居貞也有天下而君之列爵
分土法制號令我之自出是以謂建侯也故曰譬如
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彖所謂勿用有攸往是也
震為長男有天子象坤為臣妾有諸侯萬民之象方

屯之初婚媾未定男不下女无以得妻君不下士无以得臣初九以陽下隂以貴下賤卑勢而尊賢先人而後已民之歸之如水之就下是故初體乎震不得不上行四體乎坎不得不就下上體乎坤不得不順服是以得民而建侯也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六三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坤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於九五而乘乎初九二爻皆震也承於六三三則艮也故曰屯如邅如也難也邅回而不進也故曰乘馬班如春秋傳曰有班馬之聲杜氏曰班别也乾為馬馬陽物也震坎艮得乾之一體是以皆稱之也二之如初非其所乘是故有班馬之象古者大事不乘異産乘馬班如其欲去之亟矣然五在險中四為之難三方守之正三過其衝故曰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四與上皆坎

也坎為盜故有寇象二五平應匪寇之故則婚媾矣婚媾也者言其以正合也女子者未嫁之稱也六五居中守正故有女子之象然體坤而配五又有為母之道焉字母道也婚媾則字矣既曰婚媾又曰不字何也曰夫婦之道男先女女乃從之君臣之義君先下士士乃應之合六五體震而止行不肯下逮六二體坤而後和莫敢先求又有二爻實為之間故雖婚媾既成猶十年而不字也夫士之仕猶女之嫁也不

曰士貞而曰女子貞者女子待禮而行貞而不可犯於士為猶嚴也雖牝牡之情室家之願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從自然之理也方屯之時陰陽相求三字六正而有五爲之配其終不字而巳乎故曰十年乃字十者数之終也大運之行也数終必變運周必復二五相易婚媾字矣雷雨作解其十年之数乎故子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以隂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體為艮下體亦為艮而介乎二四之坤應在上六上為坎又隂象也故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震坎重而坤艮具動乎險中所以為屯也坎艮成而隱伏鹿之象也坤為衆林中之象也三非陽也而居於剛自以為陽而求配於上六六不之應而介乎二四之間无德而求民者也平世之民以魚為喻亂世之民以鹿為喻善走而難

馴也山林榛莽獸之窟宅虞人知之无德而求民猶无虞而即鹿也夫初九之為六二皆有其德而得其配故以婚媾言之詩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取之有媒猶田之有虞也故田者必以虞人為指苟无虞而田无媒而娶皆䰟也故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舍止也吝羞也艮在坎下見險而能止者也即鹿而无虞鹿不可得而入于林莽之中矣苟貪利而忘義險在前而不顧其自取困窮之羞不亦宜乎故子曰即

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或云别本以從禽也上有何字當從之君子舍之往吝為句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上體為坎下體為坤應乎初九之震而乘六三之艮故曰乘馬班如屯惟二陽而三爻皆言乘馬者明三體艮而居剛有為君之志也四配在初而乘乎三以其所乘故亦有班如之象也乘馬班如則必舍之而從初矣故曰求婚媾

往求初也往者四也男先下女女乃從之君先下士士乃應之求而不往則失君不求而往則失臣二者皆過也初九以陽而下隂體震而上行先求之義也六四以隂而從陽體坎而就下後往之義也故曰吉无不利男女皆正而家以肥君臣皆正而國以治如是之吉而有不利乎哉故子曰求而往明也君臣之閒夫婦之際而可以不明乎哉初九震為明六三艮為幽二爻見求而四之所往者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九五震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之坤而乘承皆坎也故曰屯其膏震為雷坎為雨膏澤之象也坤為主為民震為上行膏澤不下於下之象也五配在二而莫肯相求是以屯其膏而不下也陽為大陰為小大者五也君道也夫道也小者二也妻道也臣道也五正也二亦正也然女不求男不失其為女士不求君不失其為士小者以是為正則吉矣男

不下女无以成其家君不下士无以保其國大者以是為正莫之

與矣欲无凶得乎故初與五同於體震二與四同於體坤謂之婚媾

而或利或屯者升降之不同也然雲雷之盈其終必雨二五反常十

年乃字其雷雨作解之象乎故子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之象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在六三而乘九五之震故

曰乘馬班如上之與五非其所乘故亦有班如之象然二舍其

班而適五四舍其班而適初各從其偶也上六舍其班而適三三陰

柔而體艮非其偶也故曰泣血漣如坎為憂傷為心病為血卦故有泣血之象上六正反皆坎則漣如之象也居屯之極與五為鄰舍之而去悵悵然无所之途窮泣血不亦宜乎

艮 坤 震 坎

坎下 艮上 蒙

坎 艮 坤 震

序卦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

蒙也物之穉也

蒙之成卦屯之反也覆而視屯蒙之象也乾坤之交由震而達乎坎由坎而終乎艮則屯蒙之序也夫蒙者冥昧之稱也掩蔽之義也萬物之生受陰陽之氣雜乎芒芴之閒謂之屯勾萌胎卵有生而未達繈褓覆翼有識而未開則謂之蒙不屯則不生不蒙則不成是故屯之彖曰元亨利貞蒙之彖不曰元而曰亨利貞於義胎矣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下坎上震成卦曰蒙者坎為水艮為山坤為地艮為山為止水出於地而山止之故謂之蒙險陷之中進而上行有物止而蒙之象也夫子但取其二象而釋之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夫險能不出此其所以為

蒙也是故謂之童蒙謂之蒙闇謂之蒙蔀今曰蒙亨何也曰蒙亨蒙而求亨也非謂蒙者有時而亨也凡物之生形氣未定无以蒙之則暴露散越而不能以條暢遂茂人之聰明亦如是爾仁義禮智性所有也發而不中節則流而入於邪養之以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以亨行者因其勢而利導之非揠苗而助之長也發而中節不亦宜乎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何也曰蒙之諸爻以上

蒙下為義其二陽先覺之象其四陰童蒙之象也陽為明陰為晦上為應下為求初六之蒙九二發之六五之蒙上九擊之童蒙求我也三之不順四之獨遠匪我求童蒙也君子之教也來者弗距去者弗追人之求我斯應之矣彼不我求吾曷為即之哉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志於應而已不志於求也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初之與二五之與上求則得之皆初筮也三四之於上歷二三爻求而弗應

再三瀆也筮者所以求疑也齋戒以奉之肅恭以臨之弗敢瀆之初筮而不從又求改筮至于再至于三神弗之告矣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君子之教也與其進不與其退人潔己以進斯告之矣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學而弗志問而弗思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又從而告之祗所以瀆之也故曰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或曰二之位剛中固也上九亦曰剛中何哉曰此之謂時中也初六以不中而

震坤遇險而止所以為蒙也今因蒙之初以陰求九二故九二以中而發之六五之童蒙未失乎中也故上九為之禦寇而已禦寇者閑邪之義也然則九二之為剛中六五之謂時中其於初筮告以亨行均也夫子之言蓋互明矣利貞何也曰亨而利利而正乾坤之序也通乎坎成乎艮故係之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洪範聖時風若蒙恒風若夫聖

與蒙反象也可不深求其義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艮也泉坎也坎不曰水而曰泉者水在山下泉之

象也泉出於山土石蒙之其源濫觴其及遠也无所

不至故君子以之果行育德果行者猶其不舍晝夜

也育德者猶其源深而流長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

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其山下出泉果行育德之義乎

雜卦曰蒙雜而著

蒙者蒙也蒙之言覆也故爻以上蒙下為義日出而明入而晦故陽為明隂為蒙蒙者必求於人求人者未有不下之者也故下為求上為應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以陽居柔者人之所求也若以陽居剛則為獨善其身非蒙之所頼也以隂居柔剛因而不舉者終於蒙而已矣故曰蒙雜而著此之謂也今夫蒙者坎艮之所成也坎為幽北方之卦也艮為土東

比之卦也自坎而徂艮則為蒙自艮而徂震則為明矣然則坎從艮非求艮也將以求震也震也者艮之反也入乎坎而不止乎艮則何以能出乎震哉是故蒙之陰爻坎坤艮也其陽爻皆震也此則童蒙之所以來我者也或問說卦離為明今謂震為明何也曰離也者日中之明也震也者日出之明也蒙之求明猶夜之求旦也而豈日中為義乎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

以正法也

初六坎也以隂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承於九二之震其應六四四則艮也故曰發蒙坎為幽震為明以幽求明發蒙之象也在卦之下下愚之品聰明不開恣於情慾放僻邪侈无不為矣故曰利用刑人隂為刑坎為陷陷於刑者皆蒙象也震為動為決躁刑刑人之象也夫不教而殺謂之虐今蒙之初不教而刑之何也曰陽為德陽為刑震主施惠坎主幽陷陽以坎

從震用刑輔德者也故曰利利也者非以刑殺人為利也制為之刑以杜其非心加之明刑以與其悛革斯為利也若有罪而刑殺又何利之有哉或曰刑一人而千萬人服豈非利乎曰不然者也刑所以利民也非毒民而以自利也若刑殺人劓人刑人而我以為利是誠何心哉故曰用說桎梏以往各坎為矯輮故有桎梏之象震為出故有說而往之象荀氏說卦坎為桎梏桎梏者所以械其首足也夫用刑然後說

之以往周官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見害人者弗為寇餙而加明刑焉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又以嘉石平罷民凡民之有罪而未麗於法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所謂説桎梏以往者不能改而出圜土者也於是而用刑焉一成而不可變者也死者不能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聖人之所不忍也故曰吝立法制用於加桎梏之前可謂利矣刑殺劓用於説桎梏之後亦有吝乎吝

之言羞者夫豈特罷民之羞為政者不能使民遷善改惡而至於用刑亦可羞矣故子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舜之命皋陶曰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于治刑期于无刑者也甫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皆正法之謂也而豈以刑殺人為利哉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而介

於初三二爻皆坎而三又坤也故曰包蒙包覆藏也坎為隱伏故有包蒙之象以陽明之資震動之體而在陰柔險陷之中以蒙自包者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有諸中而形諸外故曰吉然乘乎初六有發蒙之象故又曰納婦吉婦謂初也婦之初歸未習夫家之事童蒙也納而教之正法以刑之辨之於早不亦吉乎詩曰刑于寡妻書曰觀厥刑于二女皆此之謂也故曰子克家震長子也能教其婦斯克其家矣或

曰二配在五不以五為婦乎曰蒙以上下為義五居尊非婦也曰然則六五為父九二為子乎曰非也對子而言則父剛而子柔今子克家而父為童蒙吾未之聞矣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今父在而言克家吾亦未之聞矣曰然則九二何從而稱子乎曰五體坤坤為母陰柔居尊羣蒙所附非得九二剛中之子何以克其家乎故子曰克家剛柔接也言九二以剛明之才上接六五而任其任六五以柔順之德下接

九二而行其道是以能克家也坎六四之象曰剛柔際者明二爻之象此言剛柔接者明上下之象也豈一時之苟指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三上體為坤下體為坎以隂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九而乘乎九二二爻皆震也承於六四四則艮也故曰勿用取女以隂居剛體坤而離乎坎近九

二而下比之女之不可取者也故曰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金者剛也三之稱金猶其稱馬也皆得乾之一體故也夫之吉配也三配在上而比於二見剛夫而求之不自有其身者女之醜行也敗國亂家皆是物也何所往而利哉或曰何以知三之不待配而從二乎曰為其坎也坎為水水性趨下而乗乎二其求之也孰禦之哉故子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三體坤坤為順令雜乎坎而為不順之行是以聖人戒之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四正反皆艮也以隂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介於三五之間三與五皆坤而初與二皆坎也故曰困蒙坤為黒坎為幽艮為止相與為暗昧者也困而不舉斯為下矣楊雄有言侍於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今六四以隂柔之質而上下无陽不能近乎君子矣其困不亦宜乎故曰吝書曰遠耆德比頑童是巳予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陽為實隂為虛實故有以分人虛故

可以受道六四以陰居柔而在三陰之中獨遠於陽宜其吝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坤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隱乎九二而承於上九二爻皆震也故曰童蒙坤為順震為明以順求明童蒙之象也禮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六五是也或曰六五之蒙有以異於初六乎曰是何言與初居最下下德之質也五居尊位而以中行上智之

資也上智之資而謂之童蒙何也曰童蒙者求人也禮恭然後可以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以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以言道之致夫如是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故曰吉高宗之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成王之誥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此之謂童蒙也終始典于學厥修德罔覺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斯之謂吉矣子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坤為順因其勢而利導之非勉强而行之者也

故夫九二上九皆震也而初六則坎也六五則坤也坤為黒坎為幽其為蒙一也而坎為險坤為順此其所以不同歟或曰子以初為下愚五為上智三四者中人之性歟曰然然則中人以下六三是也中人以上六四是也曷為其困且吝也曰三舍順而效逆四遠賢而比愚其不可以語上均矣困且吝宜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應於六三而乘

乎六五二爻皆坤而三又坎也故曰擊蒙說者皆以擊蒙為征伐之義非也夫既謂之蒙矣雖不帥教豈能得與我敵也哉教之眡帥君子猶矜其愚而將宥之不得已而後刑之則初六之刑人是也何至於興師動衆以力勝之乎或曰然則擊蒙何義也曰擊如擊鼓擊磬之擊陽者陰之所求也明者暗之所求也震為聲為動故有擊蒙之象聾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雷霆下愚之質也發之而後耳有聞目有見初六

謂之發蒙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上智之資也觸之而无不應故六五謂之童蒙夫五以柔居尊委聽於上其終為聖為蒙在上九所以擊之何如耳故曰不利為寇利禦寇格其非心引之於當道所謂禦寇也逢君之惡納之於邪所謂為寇也有禦寇之臣則五為信順尚賢之君有為寇之臣則五為暗弱失權之主然則當其任者其非伊傅周公而誰可乎管蔡之流言曰公不利於孺子此則為寇也周公東

征四國是皇此則禦寇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无伊尹之志則簒也或曰上九一爻兼有為寇禦寇之象乎曰有之六三坎也坎為寇有不順之行上與之配若不從之是與之為寇矣拒而不以刑禦之何以知其有利不利乎曰三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既无攸利矣上而從之又何利之有焉故三言勿用取女上言不利為寇可謂深切著明矣子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上為六五下為六三上下二爻皆有坤順

之體故上九係之而无不應禦之而无不服功成於外而人主不疑委任於中而天下不議此非人臣之利天下國家之利也六五不順雖欲禦寇不可得矣六三不順雖欲擊蒙又可得乎周公所以居東三年而作鴟鴞之詩以遺成王也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

宋 林栗 撰

坎離兌乾

乾下
坎上 需

乾巽離兌

序卦曰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自蒙而需艮變為乾坎反居上險在前也夫物之生動乎險謂之屯險而止謂之蒙既止而健矣雖險在前不能陷也乾坎之中有離兌之象焉坎為酒離為食兌為口乾為人酒食者生人所須而口之所仰也是故謂之需也或曰坎為酒離為食何也曰坎為水離為火坎為陽離為陰水所以為酒而火所以為食也酒所以養陽而食所以養陰也水火備陰陽足然後物得其宜人得其養是故離坎合而後酒食之象著矣困之九二曰困於酒食漸之六二曰飲食衎衎

皆離坎之象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下乾上坎成卦曰需者乾為健兊為說離為麗坎為險夫以剛健之才而當險難之衝可以遂濟矣為其有說麗之象焉是以未濟而需也夫乾之志未嘗不欲出乎險也以出險之志又有濟險之才其不濟則

陷兵為其有說麗之象焉是以不陷而需也需者須也需之時上之有以須乎下下之有以須乎上上下相需以濟者也既不可陷又不可速濟須其時而已聖人不能為先時亦不失時時之未至不可以需時之既至无所須需惟其將至是以需也是故需以涉川為喻乾為人兑為澤離為舟坎為川澤止水也川流水也舟楫其人力所至雖大澤可踰也至井而止矣川之為水其來有時其去也不旋踵苟不須焉則

失之矣故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何謂也曰需必有孚无孚則不利需矣需有四陽九五以離居坎中光亨之象也三陽之所需也三陽以乾居坎下利涉之象也九五之所需也惟其有孚是以相須而不釋也然五在險中有所需而未施三陽在坎下有所須而不進是以未能相遇而謂之需也迨夫險難既平君臣相遇飲食宴樂行慶施惠光被四表品物咸亨

斯為貞吉矣貞者正也有其德而无其位其施不行有其位而无其德其養不給故子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謂九五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謂三陽也高宗之命說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又曰若作酒醴汝惟麴糵若作和羮汝為鹽梅其須之也如此此則需之義也或曰乾為人離為舟何也曰乾健而離中虛也易之取象皆如是矣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者坎也天者乾也坎不曰雨而曰雲者雨在天上雲之象也雲上而麗於天其爲澤也可企而須矣故太平之君子以之飲食宴樂飲食宴樂者所以待群臣嘉賔之道也群臣嘉賔得盡其心而四海之内飢食渇飲含哺鼓腹无不得其所矣此鹿鳴嘉魚蓼蕭湛露既醉之詩所爲作也夫豈君臣相與從事於醉飽而已乎程氏歐陽氏以爲君子之待時飲食以養其體宴樂以養其志失之遠矣

雜卦曰需不進也

不進也者非進非止有所須而不進也是故需之諸爻以上相須為義其所以須之何也需之所以為需者二五非其應也以六居二則離坎而為既濟以六居五則乾坤而為泰矣其所以為需者乾下遇坤而坎不逢離是以須而不進也在卦四陽二陰其三陽君子之象其一陽小人之象而九五之陽則人君之象也九五之君方在難中而需三陽之來三陽在下

未及於難而需九五之施相需之情如此其急其可以不進乎曰需之象則涉川是也其遲速視水而以相需甚急而水未至難欲進也其將能乎自三以往乃有離坎既濟之象初需於郊二需於沙三需於泥致寇至潮平而後舟可進故曰不進也者非退非止有所須也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乾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之坎而求乎九二之兊故曰需於郊郊邑外也平曠之地遠於險矣坎為水説為郊兊為澤故有需於郊之象夫乾天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肯犯難而行乎是則水之未濟至宜其需而不進矣故曰利用行无咎恒之之言久也方潮汐之未至于川郊而需焉不能待莫志至而去焉者未有能濟者也知其必至需而不去又何咎之有哉方需之初未可以濟君子

居於下位安常守靜而无忿躁之心斯可以无咎矣
子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夫
待之終日而不至去之瞬息而不及者皆不知其會
而未得其常者也知其會者燕安食息恬然若无所
需焉雖久而不去矣追其將至則卷衣接淅而從之
惟恐不及恒如平地得爲无咎乎孟子之稱夫子曰
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之謂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須于沙衍在中也雖小

有言以吉終也

九二兊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連於六四之坎故曰需于沙坎為水兊為澤為剛鹵故有沙象沙在水濵水盛則漫水殺則固於險為漸進之象欲涉川者需之于郊水至舟行則有時而失之需之於沙則不失之矣然水方大至舟未秉茍无濡首之灾必有褰裳之患故曰小有言小謂四也隂為小兊為口舌小人有言之象也君子之進小人惟其

害已不免於有言然九五在上三陽同心小人終當

退聽矣故曰終吉與鴻漸于干險易之勢同矣子曰

需于沙衍在中也謂其以陽居柔寛衍而居中故其

需之近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說而麗乎明其終吉

也宜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裁在外也自我致寇

敬愼不敗也

九三上體為離下體為乾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應乎上六而接於六四二爻皆坎而四又巽也故曰需於泥坎為水離於麗巽為入故有需于泥之象泥在水中水至則沒水落則見於險為切近之矣夫涉川者未有需於泥者也需于泥者其在舟乎乾為人離為舟而在下卦之上乘舟之象也需至於三其勢已極不可以不進矣然須需也非以進為義者也水近而未至未可遽而行之也故曰致寇至離為兵乾為健坎為盜故有致寇之象孫武曰善用兵者致人

而不致於人我需如泥寇將自至以逸待勞以整待

亂勝之必矣故子曰需于泥災在外也外謂四也自

我致寇敬慎不敗也乾為健離為明故有敬慎之象

以其需而不進是以知其為敬慎也或曰君子居易

以俟命小人行險而徼倖今需君子至於在泥不幾

於冒險而行乎曰不然險難之時上无明君下无同

志進而无益將及於禍是以君子退藏惟恐不密今

九五之君體乎離明須我於上三陽同志體乎乾徙

與我共需時已極而將身難已甚而將僻若猶全身而遠害則是楊朱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三之在泥不亦宜乎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

六四上體為坎下體為巽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九而介於九三九五之中三與五為離而初與三為乾故曰需於血坎為血卦為憂傷巽為順伏故有需于血之象下卦三陽進而上行四閉其塗勢

必交戰然以一陰而拒三陽知其不敵逡巡退聽是需于血雖在必爭之地无敢鬭之心矣故曰出自穴坎為陰陷故有穴象六四退聽然後三陽進而並行出自穴也君子進為而小人退聽尚何求哉故子曰需于血順以聽也順者巽也聽者坎也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德而介於四上之閒二爻皆坎而四爻巽也故曰需于酒食

坎為酒離為食酒食者所以養人也九五之君雖在險難之中而有養人之具所以於未行者有所須故也離為舟坎為水水之來也有時舟之至也斯行需于沙泥者需水之來也需于酒食者需舟之至也有君而无臣有臣而无君皆不可為也五在難中知三陽之將至為酒食以須之險難既平君臣相遇飲食宴樂不出乎樽俎之間而匹夫匹婦无不被其澤矣此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也故曰貞吉以九居五位

乎天位君聖臣賢相與以濟吉可知矣子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无偏无陂无反无側中正之謂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一卦之上應乎九三而乘九五二爻皆離而三又乾也故曰入於穴穴坎也六四之謂出上六之謂入何也四居必爭之地三陽方來出自穴者所以聽命也上居不爭之地三陽既至

入于穴者所以勞還也故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我為主彼為客客謂下卦三謂三陽也三陽之來非上六之所願故謂之不速之客若九五需於酒食則速之矣然上六知其勢窮而入于穴既見君子致恭盡禮是以終吉也或曰于需之險難者二陰也君子之進也豈為其敬已而不治之歟曰需之言待也君子之所以待者以時之未至而險難之未平也六四當三陽之衝知其不敵而出穴以聽之矣上

六居一卦之上知其勢窮而入穴以待之矣君臣相遇飲食宴樂小人退聽不敢為非若是足矣而君子猶將念其舊惡而不與之維新不已甚乎向若律於邪慝欺君賊民則必无退聽之事矣故子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六居一卦之上而乘九五之尊可謂不當位矣居坎之終不為難首不拒賢路客雖非速至而能敬可謂无大失矣或曰三陽之來既非所願烏知其敬之乎曰四應在初是以知其順以聽也二應在三是以知其入而敬之也豈苟云乎哉言易者以剛得位為貞不居其位謂之不當觀此彖辭然後知易之為書惟變所適矣

乾 巽 離 坎

乾 兑 離 坎

坎下
乾上 訟

序卦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訟之成卦需之反也夫乾坎合而後飲食之象著矣坎為酒離為食兑為口乾為人飲食在上人賴其養是以謂之需也飲食在下與人相爭是以謂之訟也

夫生人之大欲飲食為先欲而不得則爭爭而不得則亂无以正之則強弱相凌衆寡相暴至於并吞殄滅然後異類出而食之至於盡而後已也聖人憂之為之立君臣設官府建禮義辨名分所以有欲而不敢爭有爭而不復敢而皆訟言以聽於其上上之人為之審其情偽而斷曲直然後強者不得以凌弱衆者不得以暴寡老幼有養煢獨有收然後生民之類日以生息是故訟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自生民有

欲因而訟作兵明君在上訟至於无訟刑期於无刑可也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仲尼之意欲使斯民從事於孝弟忠信則无復侵淩忿鬩之事而何訟之有哉世之腐儒遂以訟為衰世之事夫使民生而无欲欲而不爭爭而不滅則所為立君臣設官府建禮義辨名分聽民自得如猿狙麋鹿跳踯於山林是聖人之罪也君臣上下苟不可廢則又何惡為訟哉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上乾下坎成卦曰訟者坎爲險離爲麗巽爲入乾爲健夫險而以健行之則悖亂之事作矣爲其有麗入之象焉是以不成乎亂也下險而上健則鬬爭之禍興矣爲其有麗入之象焉是以不成乎争也麗者附

麗之謂也入者順從之謂也附麗而不專順從而不逆是以雖險且健不為爭亂而為訟也訟者言於公而聽命于上者也上有剛明中正之君然後下有公言退聽之事天下之人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皆有所赴愬焉然後王澤下流而无壅民志上通而无滯是故聖人有取於訟也故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何謂也曰訟必有孚无孚則民不信於其上而訟不即矣訟无所即則起而並爭然後強

有力者出而制之矣坎之象爲有孚需訟之有孚皆由坎來也窒者離也陽者坎也坎爲通則離爲窒塞可知矣坎爲憂傷故有惕懼之象惟其有孚故能使奸險沮塞懼而退聽所以然者九五在上剛中正爲聽訟之主故也故曰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剛來云者乾自需來也需之上六曰不速之客三人來是也終凶謂上九也九以剛在上係於聽應失正而過乎中當聽訟之時變亂曲直背公而營私者也

夫訟者所以平民之爭而期於无訟也今又以訟終之是相激為深淪胥以溺而已晉叔向有言雍子自知其罪而自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欲无凶得乎故曰終凶訟不可成也說者皆以訟為小人之事終止則吉終成則凶夫民有所不得其平然後訟以求直既訟而无成則曲直不分而亂人逞矣何貴於明君在上而有所赴愬哉故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謂坎而上行訟以求直者也不利涉大

川入于淵也謂乾而下以訟濟訟者也五乾之中故有利見大人之象三體巽坎坎爲水巽爲入故有於淵之象是故乾之三爻爲聽訟之主坎之三爻爲質訟之人然後訟之義可得而言矣或曰需與訟皆以乾坎成卦而需言光亨訟言窒惕何也曰君臣之閒不至於光亨則不足以爲明良之盛聽訟之事雖堯在不過使民惕窒而已其所以漸摩天下使之有耻且格者故在乎禮樂教化而非聽訟之所及也故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二卦皆以九居五而需言貞吉訟言中吉何也君臣之合必以正言正則中可知矣獄訟之事必得中言中則正可知矣故夫子於需言以正中也於訟言尚中正也蓋兼明之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者乾也水者坎也坎不曰雨而曰水者雨在天下水之象也天道上行水性下趨上下相違訟之義也是故天與火為同人天與水為訟雜卦曰訟不親也

同人親也君子以是知險易之殊性邪正之異趣一偷一健欲其久處而无訟難矣哉是故聖人作為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則謀其始以辨夫爭訟之道也老氏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夫老氏以无為為治治而猶有司契之論然則為人上者不能求民之情以為之防而徒惡其訟至於嚴刑峻法而奸究不勝多贖數赦而刑戮不為衰止者不知謀始之義也

雜卦曰訟不親也

訟之諸爻下坎之三為質訟之人上乾之三為聽訟之主於其同體之中皆无親比之義焉下而親比則何以致訟上而親比則何以聽訟是故訟之諸爻視其所居與其所應而吉凶可見矣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彼雖小人也而居於君子又有君子為之應則其訟直其理勝矣此雖君子也而居於小人又有小人為之應則其志偏而其聽謬矣坎而上行以應乎乾

則其訟直而其禮伸矣乾而下比以交乎坎則其志偏而其聽繆矣或曰君子小人易地而居何謂也曰蚩蚩下愚謂之小人可也訟以求直非居君子之地乎居官臨民謂之君子可也取非其有非居小人之地乎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其義灼然矣是故訟之諸爻自初六六三視之則初之與四三之與上皆君子也謂其上行故也自九四上九視之則四之與初上之與三皆小人也謂其下比故也各於其爻而見之

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六坎也以隂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九四而承乎九二二爻皆離而四又乾也坎為幽離為明隂為小人陽為君子然則初六雖以小人之資而能居君子之地又有君子為之應焉故曰不永所事在卦之下訟以求直者也所遇皆明一訟而決奚久於其事

哉然初應在四而承乎二皆有離坎之配焉其能免於小人之有言乎居訟之時有不親之義則小人无所措其辭矣故曰小有言終吉小有言者謂六三也三在二四之閒故不免於有言而有應在上食於舊德各從其配則初六與之皆享其終吉矣六三為小上九為終故也子曰不求所事訟不可長也訟久不決其變不可勝窮矣雖小有言其辨明也明者離也其九二九四之謂乎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介于二陰之間二爻皆坎而三又巽也坎為險巽為入離為麗是則君子而居小人之地附麗以行險者也故曰不克訟克之言勝也以不直之訟而過中正之君弗克宜哉然二體乎離明知難而退必矣故曰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之象初為隱伏故有逋象初與

三皆同體故有邑人三百戶之象初應在四三應在上非二之所當得也二將據之以為已有則四與上之所不釋也知其不可得歸而逋逃可以无眚矣子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訟為不親二離據邑人莫之與故可以竄而免矣自下訟上患至掇也上謂九四上九也取非其有患之至也其自掇之矣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无怨言斯聽訟之法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

上吉也

六三下體為坎上體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九而介於二四之間二與四為離而四與上為乾故曰食舊德六三以小人之資而能居君子之地又有君子為之應焉雖居二四之間終能食其舊德矣食舊德者從其配也然三退為上九二而鄰於二陽故曰貞厲終吉居二陽之間而不去宜其危矣然九五在上中正以聽天下天下之物莫不各得其

分三之終吉不亦宜乎故曰或從王事无成王謂五也與坤之六三同兵三應上九食其舊德而九五在上令之則從從五者所以從上也躬從事之勞而不敢有成功之利所以食舊德而克終者三為進退之地巽為進退之卦故或之子曰食舊德從上吉也三既從上四自應初其何訟之有焉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上體為乾下體為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六而乘六三二爻皆坎而三又巽也故曰不克訟九四在上亦聽訟之主也坎為陷巽為入陷而入焉不能自出以君子之資而居小人之地又有小人為之應焉是以不能自克也然四體離乾乾為剛離為明禀剛明之才而在變化之位其能遷善而改過必矣故曰復即命渝安貞吉復而即九五之命渝而安初六之貞斯能保其吉矣子曰復即命渝安貞

不失也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九四之吉其改過之謂乎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㐬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介于四上之閒二爻皆乾而四又離也故曰訟元吉九君子之德也五君子之位也以君子之德而居君子之位大中至正无私係焉是以謂元吉也㐬為說乾為健以說為健天子之象也自二至四其體為離五

居其上嚮明之義也為天下之主聽天下之訟大中至正嚮明而治條之元吉不亦宜乎子曰訟元吉以中正也書曰无偏无陂遵王之義无反无側王道正直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平九五之謂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乾也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乘九五之允而

應六三坎巽也故曰或錫之鞶帶居一卦之上九五之所敬也以君子之資而居小人之地又有小人為之應宜宜其鞶帶不得於九五而或錫之矣鞶大帶也上服之飾也六三當下體之上故有鞶帶之象帶所以束服者言帶則服可知矣為其受之於三故以帶言之古者上下通謂之錫天乃錫王王錫申伯上錫下也師錫帝禹錫元圭下錫上也此言或錫之者明其非上之錫六三錫之也或之者疑之也為其所

從來之掩昧也故曰終朝三褫之六三下卦之終故有終朝之象五體兊兊為毁折而止在三陽之究故有三褫之象以剛在上係於斯應聽訟之際背公營私而受鞶帶之賄故終朝之間見褫者三焉子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有君子之德而加之以君子之服是以其民望而敬之非敬其服敬其德也今以訟受之秖辱而已又足敬乎臧哀伯有言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鞶

帶在體章孰甚也一朝而三褫宜哉

周易經傳集解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經傳集解卷六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孫鯤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師比卷四

宋 林栗 撰

坤坤震坎

坤坤艮坎

坎下坤上 師

序卦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以師師者衆也

師訟之變也自訟而師下坎不動上乾變坤而成卦也乾自需而訟至於上九反入于淵是以變而為坤夫民有所不得其平而後至於訟訟而有以正之則始乎訟而卒於無訟是之謂治世及其亂也以訟濟訟相激為深而已有寃而无所訴有訴而无所直疾視其長上而幸其危亡其不起而為亂者未之有也是以秦之將亡其民皆欲傳刃於其長吏而後干戈之事興矣故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坤三為衆又合坎之二隂斯為大衆矣而坎中一陽實居下卦之中五隂雖衆莫能相攝其勢必歸於一陽一陽在下而為衆隂之主非行師之義而何以當之哉是以謂之師也

師貞大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上坤下坎成卦曰師師者坎為險震為動坤為衆為順

以險動衆師旅之事也以順行險師旅之義也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聖人豈得已而用之哉將以誅除暴亂保衛生靈順天之心因民之欲興動大衆而人不以為勞驅之於萬死一生之地而人不以為怨凡以其順動之故也然十人之聚必聽其雄百夫之羣必建其長聚大衆而無以正之未見敵而先自敗矣故曰師貞貞正也政令之所自出也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正也一陽而於五陰之正號令賞罰莫敢

不從位宜在上而反居於下何也師帥之義也有君在上而帥得專之雖君命有所不受應其義矣古者諸侯或七十里或五十里大者不過百里行軍用師未嘗不躬親之惟王者之師則命將統之王不親行也故曰大人吉大人謂五也子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衆之所奉以爲正而我能以之不曰大人乎古易諸家皆作大自王弼以來本多作丈夫之丈九二有正衆之才而

屈下爲其君六五以天下之衆而委聽於其臣敎伐果敢而上无猜疑之端威權假人而下无驕恣之漸夫何往而不濟故曰吉又曰无咎子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剛而得中志應於上二之所以吉无咎也行天下之險而順天下之心五之所以吉无咎也二爻之辭俱言之矣

或曰震居坎中故曰行險而以六五當之何也曰師之二五相應者也二之行險五之命也金石草木莫

不有毒平居畏忌無所不至而疾病用之兵之除害猶治疾也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以至仁伐至不仁猶有血流漂杵之禍夫是故謂之毒以毒被天下宜其怨苦然而民樂從之者順其心而除其害也應天順人吉又何咎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者坤也水者坎也地无所不容水无乎不在故君子以容民畜衆象之地中有水水之聚也三軍六師

民之聚也君子之聚民如地中之畜水則无流散奔衝之患矣卦言師衆本取諸坤而大象則取諸坎其歸一也

雜卦曰師憂也

坎之一陽為五隂之主故有憂象坎為憂故也是故師之六爻皆取憂懼之義焉憂之如何與天下之衆而行天下之險是其所以憂也居人臣之位而有天下之權是其所以憂也夫九二者師之主也二在憂

懼之中而諸爻欲无憂懼得乎哉是故初六有失律之憂六三有無功之憂六四有失常之憂六五有不當之憂上六有亂邦之憂至於諸爻言吉必曰无咎其憂之也至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六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一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於九二之震故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坎為律震為出古者出師授之同律所以整軍而經武也在師之初

有出師以律之象然以六居之未必能持律也四陰皆體坤居前而順九二之命見危臨難有不敢避獨初六體坎而居其後故有否臧之凶臧言律也否言失也出師之初而失其律凶可知也或曰以律訓臧未聞前詁曰臧之言善也善持律之謂也得律為臧失律為否復何疑乎師之初六後軍之象也後軍不整師之通患也使初而非陰則師之象毁矣及其為陰也又有失律之憂故聖人兩著其辭以明得失之

未可知而憂懼之不敢忘也子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否臧之義明白如此而古今諸儒不勝異說惟左氏傳為得之曰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否通靡反或曰諸儒言律或以為律法之律或以為吹律之律二者將安折中曰法律本於吹律律起於黄鍾黄鍾坎也古者斷竹為律吹中聲以驗氣候輕重長短毫釐不差度量權衡於此而取則焉是以後世法令通謂之律取其無差忒也今此言否臧之凶直謂法律爾

非謂吹律以聽軍聲也若謂吹律以聽軍聲一樂師之職耳世無師曠戰勝攻取固自若也何以言其凶乎爾雅曰坎律銓也郭璞注曰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蓋得之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坤而爲羣陰之主故曰在師師師衆也坤爲衆爲順震爲

長為動動而順剛中而應故曰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一陽居下而為五陰之主六五聽之羣陰順之不在師而在國則權臣之象矣在師而不得中未可以言吉稟命則不畏專命則不臣專稟之貴乎中也猛則失恩寛則失威寛威之貴乎中也在師而得中是以吉而无咎也彖所謂師正吉无咎是也王謂六五也自五至二所歷三爻三錫命也將帥而帥而王之錫命至于再三所以昭寵渥而重其權也夫為將者所

有之師君之民也所行之賞罰君之柄也君與之民必與之柄可賞而賞可罰而罰可誅而誅可赦而赦百萬之衆莫敢不從所恃者君命也君无錫命跬步不可行矣是以古者遣帥推轂而命之曰閫外之事將軍主之猶以為未也而至于再至于三斯可以信其恩威而令其下矣故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或曰六五坤也而曰承天寵何哉曰五者天之位也自天寵之吉无咎矣王三錫命懐萬邦也王之所以三錫

命者豈私於一師哉所以懷來萬邦也或曰寵一師而懷萬邦其義安在曰勤而見知忠而見信羣臣諸侯莫不勸矣不庭之方不率之國莫不懼矣好我者莫不勸惡我者莫不懼懷來之術有過於此者乎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三上體爲坤下體爲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乘乎九二之震故曰師或輿尸凶夫六五者師之王也九二者師之帥也六五體坤坤爲母

九二體震震為長男初六六三體坎坎為中男六四體艮艮為少男以九二剛中之才有六五柔上之應憑冢嗣之貴居師帥之任坎艮諸男莫不聽順此其所以吉也然母之於子親而不尊多愛而少威雖以師帥之權付之長子至於艮坎諸男未必不使之分其任也故或之或之者疑也輿者衆也尸者主也三四以坎艮而雜乎坤坤為衆故有輿尸之象行軍用師而衆主之則號令不一人心不齊甲可乙否莫知

適從如是而不敗者未之有也所以然者初六六三不當其位而四比於五有愛季之嫌故也子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師无統一未戰先潰勞民費財而无尺寸之功固可以言凶矣何必前徒倒戈流血漂杵然後謂之凶乎程氏曰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役是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四上體為坤下體為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下无其應而承於六五之坤故曰師左次无咎坤為順艮為止故有左次之象老氏有言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則左者不用之地猶人之左手足不如右強也不用之地師之次舍也坤為地艮為山坎為水師之所次右背山林前左水澤六四皆水而次何也曰四之為艮其體反也故水澤為前左而山陵平地為右背矣以陰居剛體乎坤艮有輿尸之象為其背山左水有師次之象焉

是以變而言之也止則如山動則如雷師之道也故子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若以陰居剛則失其常矣而艮體尸之得爲无咎乎哉說者謂六四自度非才而不敢進故得无咎夫師帥者社稷之司命政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在可以非才而受其任乎既受任矣而巽懦不進謂人曰我不能雖復左次其能免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

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言當作吉字之誤也今改正六五坤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九二之震而乘乎六四四坤艮也故曰田有禽利執坤為地故有田象艮為黔喙之屬故有禽象坤之有艮猶田之有禽也古者蒐苗獮狩通謂之田主於除害也禽入我田蹂踐禾稼利在於執不可縱舍若快心縱舍游田無度烈山澤而焚之則獸不得安其居人不得食其利矣傳曰利人土地

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敗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應兵者勝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不得已而用師師則執田禽之義也故曰吉无咎帝王之師所以無敵於天下者用此道也夫說者沿襲訛謬以執言為命辭陋矣夫動民以行不以法應天以實不以名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豈區區執言而與之較哉故彖言大人吉无咎而二五之爻辭皆表而出之不以為贅者所以顯微而闡幽不得不然爾既

曰吉又曰无咎何也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夫以九二在下而有震主之威六五居尊而行天下之險宜其有咎矣以其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故得无咎豈非善補過之謂乎故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子震也弟子坎艮也應於九二既有長子帥師之象乘乎三四復有弟子輿尸之憂夫柔順者五之所以為貞也委任九二而責其成不從中禦斯為善矣然柔而無斷則任不專一二三其責將有輿尸之凶矣故子

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夫長子

也者豈直謂其年長也哉以其剛中而行健當主帥

之事斯謂之長子矣謂其有長人之材故也苟或任

所不當十羊九牧無所適從欲无凶得乎或曰卦以

一陽為五陰之主而六五謂之大人何也曰五者尊

也六者柔也以柔居尊而九二為之應吾能左右而

使之所謂能以衆者也坤為順震為動坎為險六五

體坤而應乎正去險難而就平地所謂行險而順者

也謂之大人不亦宜乎世言用武之君往往皆以勇略冠世然後能之此淺俗之論非智識之談也老子曰强大處下柔弱處上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與之争然則師之大人以六居五責成九二以收撥亂之功此韓信之所以為善將兵而髙帝之所以為善將將也臧宫馬武之徒所以鳴劍抵掌而光武之所以閉關而謝質也文帝勞亞夫之軍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自非文帝有不能堪

以是知六五之為難能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上六坤也以陰居柔而在一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乎六五之坤故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五居天位故有君命之象坤為土為衆為國邑故有開國成家之象方師之初一陽在下而為之主五陰莫不順聽者行師之義也及夫開國承家而聽九二之制則無君

矣故必大君有命而後可以正其功上居一卦之終班師振旅論功行賞之時也故曰小人勿用大者開國而為公侯小者承家而為卿大夫而小人之有功賞之而勿用此為國久長之計也或曰謂之承家則必繼世而後可乎非此之謂也封之土而命之氏使其子孫得以承襲是之謂承家也甚哉小人之不可用也譬之猶虎狼蝮蝎然欲其不為民害不可得也聖人知其有功不可不賞也故戒以勿用而已或曰

小人之不可一日用也而使之有功何哉曰軍旅之事使智使勇使愚使貪古之道也豈暇問君子小人哉惟開國承家然後得而審理之武王克商大封於廟其詩曰賚說者謂有周賚予也言所以錫善人也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八百諸侯三千虎士夫豈皆善人哉其處之必有道矣或曰功同賞異則必悍然而不平聖人將何以處之曰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焉何憂其悍而縱

其為暴也光武懲高帝之事不任功臣得其道矣或
曰師之諸爻孰為君子孰為小人曰九二六四上六
君子也初六六三小人也以九居二德浮於位者也
六四上六德稱其位者也初六六三則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也初與三為坎坎為小人故也是以諸爻元
咎而初與三皆凶也子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
勿用必亂邦也夫大君者以公天下為心者也論功
行賞蔑不正矣晉之王渾王濬隋之韓擒虎賀若弼

所以争功而不決者二主之不君從可知矣若漢高帝有片言之喻孰敢不聽乎哉

坎艮坤坤

坎震坤坤

坤下
坎上
比

序卦曰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比也者親附之謂也比之 闕

視

師比之象也夫師比五陰而一陽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均也其所以為師為比者二五之位尊卑之不同耳其在於二人臣之位也可以行師而非立國之道也其在於五人君之位也可以立國而非行師之義也是故九二者衆之所奉以為正也九五者衆之所戴以為君也書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九二之謂也又曰衆非元后何戴九五之謂也比師比之所以異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下坤上坎成卦曰比者坤為衆為順艮為止坎為險衆而止于險比之勢也順而止乎險比之情也坎坤之中有震象焉所以為師也坤坎之中有艮象焉所以為比也或曰子於師之左次田之有禽皆以艮象言之矣於此乃曰坎坤有震而為師坤坎有艮而為

比何其相戾也曰易有四彖謂正體也覆而取之又四彖也一卦之彖據正體而言之及其在爻至四而止矣茍不覆之則五上二爻將無所取而三四二爻亦無以明反覆變化之義矣故曰雜物撰得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之謂也或曰然則坤坎爲師坎坤爲比亦有其義乎曰坎也者法度之所自出也法度在下而上順從之所以爲師也法度在上而下順從之所以爲比也比吉原筮元永貞何謂也曰九

五之謂也受天下之比如九五之正可謂吉矣天下之人得其所比如九三者可謂无咎矣故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輔當為富傳寫誤耳順從云者自四以下皆坤象也筮之為言決疑之謂也以陰比陽以賤比貴得其所以比則吉失其所比則凶吉凶之間禍福之際明者據之取占筮之義也原者再也猶原蠶原廟之義也元始也永終也貞正也筮其所以始終皆正如九五者可以无咎矣夫以五陰而比一

陽其從之也豈俟占而後決哉然而筮之至于再何
也曰去就之義大矣賢者有所不知而況於衆人乎
卦為二五初四為吉至於三上兩爻有匪人无首之
凶不知原筮之故也六三非陽也而居於剛自以為
陽而求配於上六又介乎二四之間二四舍三而比
五上六舍五而比二吉凶之來自取之也可不審乎
九五體陽而居剛六二六四上六體陰而居柔如是
而比斯謂之元永貞者矣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以

剛中也不寧方來謂初六也九五在上六二在下當比之時而有不當其位者非背叛之臣即裔夷之君長也初六一爻最為僻遠以陰居剛不當其位其四夷之國不寧之方乎初近於二配於四二四既得所比初之從五不占而決矣故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謂上六也夫也者妻之所比也君也者臣之所比也當比之時九五中正於臣民為君於妻妾為夫自四以下莫不順之所謂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

隨也上六獨乘於五是後其夫也其凶宜矣孟子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或曰三上配也豈得反謂五為夫曰五陰一陽陽居中正天下一家之象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上不比五而比三是謂比之无首比他人而後其夫也上之所以比三者為其居之可配而不知其德之非夫失原筮之道也故曰後夫凶其道窮也或曰蒙之彖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明筮貴初而惡夫瀆也今比之筮而貴乎再是故將瀆

之也歟曰夫言各有當也書曰卜不習吉初筮之謂也又曰一習吉原筮之謂也蒙者之於師亟問而弗志於心其弗告之宜矣臣之從君婦之從夫不可以苟合苟合則離思其始而圖其終所以為久長之道也何惡於原筮也哉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者坤也水者坎也天下之水未有不附於地者地中有水水之聚也地上有水水之散也水聚則為澤

及其散也或爲江河或爲溝瀆而莫不比於地民聚則爲師及其散也或爲方伯之國或爲子男之邦而莫不比於王此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也

雜卦曰比樂師憂

坎之一陽爲五陰之主在師爲憂在比爲樂何也曰師比以二五爲主師之二五不當其位比之二五皆得其正故也柔上而剛下上下之所同憂也陽尊而陰卑尊卑之所同樂也夫興師動衆以毒天下拯之

塗炭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豈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也哉天下有王生民有歸於斯時也可謂樂矣是故比之諸爻皆有佚樂之象六二自內而吉六四自外而亦吉初六自他而亦吉九五不誠而亦吉惟六三上六失其所比有匪人无首之象也當比之時九五在上順之者吉逆之者凶順之者安榮逆之者危辱自非反道背德之人誰肯避吉而就凶捨安榮而取危辱哉比比之所以為樂也故曰比者比也其

他爻則以上下相比明其義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六坤也以陰居剛而在一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孚六二二亦坤也故曰有孚比之无咎坎為有孚謂九五也以震而居坎中羣陰之所孚也二應在五而比於初四應在初而比於五故初因二與四而得其所比焉所謂因不失其親者也所以然者初體坤坤

為順凡比之道元永皆正然後无咎今初六最遠於五不當其位見五之有孚而遠來比之曷為无咎乎哉孟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九五之謂也初六避遠因二與四而得所比又何咎之有哉故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坎為缶九五坎中之陽流而不盈者也自四以下皆坤象焉以土制水則其缶盈矣盈缶也者言其充實也有諸中必形諸外誠於比必著於彼九五之孚僅

盈一缶而有自他來比之者初六是也初為无咎而五為吉矣或曰九五在上无所不孚而以盈缶言之何也曰江出岷山其源濫觴極其所至放乎四海盈缶之孚足以充塞乎天地之間矣為人上者忠誠信之不充耳苟能充之何憂天下之不王四夷之不服哉子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夫爻既言之矣夫子又申言之不幾於贅乎曰聖人之言簡而明質而盡學者顧未之思耳今言易之家皆於別爻求他吉之義

然後知聖人有味其言之也盖曰比之他吉不在别爻即初六是也豈不簡而明質而盡也哉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二坤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之震而承乎六三三坤艮也故曰比之自内下卦爲内上卦爲外九五在上六二自内而比之故曰貞吉當比之時二五中正自内比之可謂元永貞正吉而无咎者矣子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夫以陰柔爲體乎坤

不憂其不順於五而憂其自失於三也能保其正不自失於匪人斯爲吉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上體爲艮下體爲坤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介於二四二爻皆坤而三又坎也故曰比之匪人匪人者非所比而比焉者也二以其中四以其近皆獲比於五矣獨上六後夫而與三爲背謂之匪人不亦宜乎陽爲貴陰爲賤賤者比人者也貴

者比於人者也陽為賢陰為不肖不肖者比人者也賢者比於人者也是故比五陰而一陽五陰之爻皆言比之者比人者也一陽之爻獨言顯比者比於人者也比於人者治人比人者治於人令六三上六二爻皆陰莫能相尚三雖居剛而上又一卦之上三雖體艮而上又體坎是故皆有比之之辭明其才德俱茂不能以自立相比而莫適為尊也子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已不能以自立所比者又非其人禍至無

日矣不亦可傷哉在漢建武隗囂公孫述荀若竇融者初六當之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四上體為坎下體為坤以險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而承乎九五之震故曰外比之貞吉六二為內比六四為外比明矣夫以六四之坤而承乎九五之震其比之也固也為其有坎象焉坎性下流是以戒之守其正然後吉也子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上者對下之稱四之配在初而乘乎三二爻皆陰也陽爲賢陰爲不肖舍不肖而比賢四之所以爲貞吉者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震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而爲五陰之所宗故曰顯比陽爲明陰爲晦震東方也日之旦也以大中至正之道顯然受天下之比也誠意

以待之虛心以納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較然不欺其心俯仰而无愧怍此之謂顯比古之聖人所以得天下者皆是道也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王謂五也五體震震為馬下應乎二所歷三爻故有王用三驅之象禽謂三也三體艮艮為黔喙之屬三自內比四自外比而三獨不順比之匪人故有失前禽之象邑謂六二也二體坤坤為國邑柔順中正而與五為應故有邑人不誡之象王用三驅即禮所

謂天子不合圍是也三面而驅闕其一面順而來者取之逆而去者舍之古之道也夫三面而驅禽之逸者固多矣聖人以為外物任其去來而不強取之也故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成湯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入吾網聖人之仁蓋如此也或曰湯以一面而王用三驅何也曰三驅禮也湯之一面代虐以寬矯枉過正非常道也原其設心則同矣若夫邑人則吾之所與同其休戚者也方其未附也

去來逆順有所不可知及其附也則鞏如磐石固如膠漆親如父子護如頭目又何誡之有哉是以大有之盛至於易而無備泰之盛至於不戒以孚然後為至也然則聖人不取必於前禽而取必於邑人不取必於邑人而取必於吾身使吾德可比則邑人不誡邑人不誡則前禽安往哉以此顯比可謂吉矣子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書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為爾

之中上使中之義也夫六二雖居中履正苟无九五之君將不能保其正矣上之所使不其然歟鄭康成曰舍而去之不射走而往者順而射王弼亦曰禽走來趨已則舍之背已而走則取之既違經旨且非事情又曰可以爲上之使非爲上之道失之遠矣王氏明象曰古者田獵驅禽獸於所聚之野而射之三驅而止未詳所出亦恐不近人情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一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乎九五之震故曰比之无首上六以柔乘剛而不順九五而反與六三爲比者也小人羣居莫適爲首故曰凶兩貴不能以相事兩賤不能以相使比而无首凶不亦宜乎乾之上九无首而吉比之上六无首而凶學者觀之思過半矣子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夫以六三比之匪人固可以爲凶矣猶然不係以凶咎之辭者其逆順未可知也使其幡然從天下之所歸

往孰能禦之哉至於上六卦之終也而卒於无首其凶成矣此所謂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者歟曰上之於三既非其配而切近於九五烏知其不從五而反比於三與曰為其後之故也方比之時一陽在上六二自内而比之六四自外而比之初六自遠而比之唯六三上六各居一卦之上皆有雄長之心是以相與為比而至於後夫所謂天下後服者先亡矣而況於近而不相得乎所以然者九五震也上六坎也六三

艮也自以皆得乾之一體是以不汲汲而從五也或曰六四之坎也而比之何哉曰四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終體乎坤而成乎震其比之也不亦宜乎非三上之比也

周易經傳集解卷四